

北史

傳三十三之五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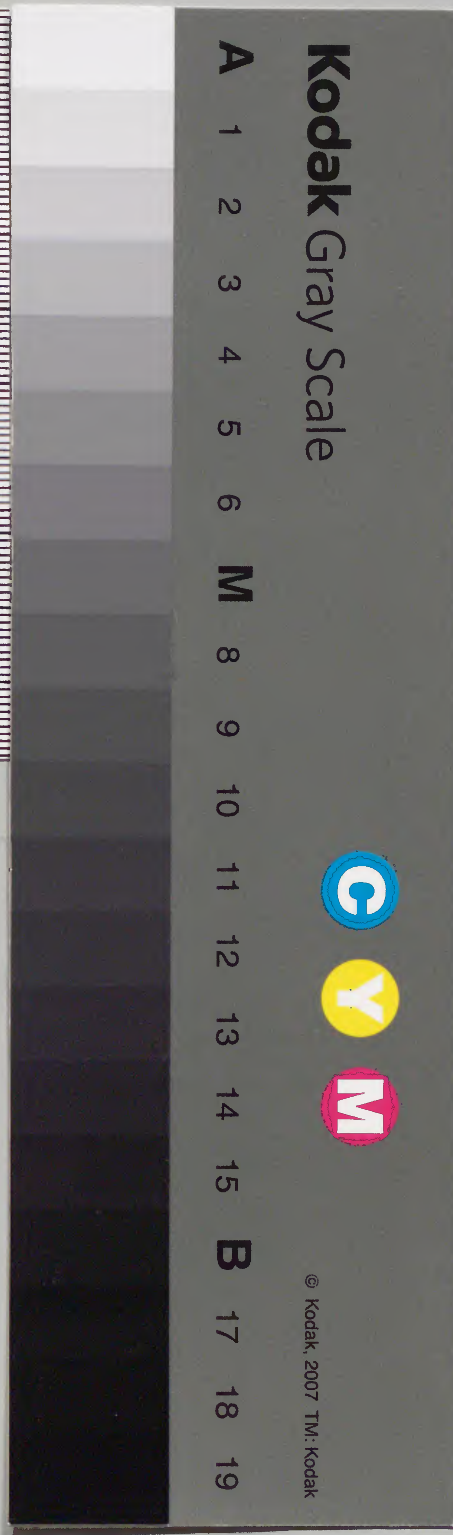
30
7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別	一	三
類	函	架	冊
五	九	五	九

漢 書 門			
類	號	函	架
五	九	五	九
三	〇	三	〇

內 閣 文 庫			
漢	五	九	五
書	三	〇	三
類	冊	架	冊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59
冊 數	30 (16)
函 號	320 32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四庫全書

列傳卷第三十三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溥于誕

沈文秀

張藻

北史十五

淺草文庫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李叔彪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裴叔華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晉
 秦州刺史祖邑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宋齊
 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宋元徽末歷官
 為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為寧蠻長史
 廣平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事明帝輔政以為心腹使
 領軍奮董不諳董鎮業惡用命及即位以為給事黃門侍郎
 封武昌縣伯孝文南次鐘離拜叔業為徐州刺史以水軍
 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
 之聿曰伯父儀服誠為美麗但恨不畫游耳齊帝崩廢帝

即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
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未幾見徙南
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
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為南兗州齊廢主嬖
臣如法珍王咄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竝云叔業北入叔
業兄子植颺瑜桀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壇塲
且欲羈縻之白齊主遣中書舍人裴修慰誘之許不須回
換叔業雖得停而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為雍州刺史叔業
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
據襄陽輒當戮力自保若不尔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

武報曰唯應送家還都以生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好相逼
當勒馬方人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可定若
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
得如此則南歸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
薛真度訪入北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叔業乃遣
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宣武
詔授叔業侍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
蘭陵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接
軍未度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
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蓋志武公終

東園温明祕器子儋之字文德仕齊隨郡王左常侍先卒
子譚紹封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犢逸寺自殺之然
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位
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南豫州刺史謚曰敬子測字伯
源龍表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中清之弟芬之字
文護長者好施爲愛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勳封
上蔡伯爲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稱後徙封山在縣遷
岐州刺史爲隴賊所圍城陷賊以送上邽爲莫折念生所
害贈青州刺史芬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
弟泚諧善鼓琴藹之師而徵不及也位汝陽太守叔業長
兄子彦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魏彦先封雍丘縣子
位勳海相卒謚曰惠恭彦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後襲
爵冀州大乘賊起救爲別將行勅海郡事城陷見害長子
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府中兵參
軍贈馮臚少卿彦先弟絢揚州中從事時揚州霖雨水入
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馮馬絢率城南人數千家汎舟
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
梁崇勸水軍討之衆潰見獲投水而死植字子遠叔業兄
叔實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
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松叔業

襄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明納魏軍詔以植為屯
外刺史崇義縣侯入為大鴻臚御後以長子明南報有司
與之大辟詔特恕其罪以表勳誠尋除授揚州大中正出
為瀛州刺史再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
石所為無恒充州之選也表請解官隱於高山宣武不許
深以為恠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性朝廷與之
不高及為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為己任謂人曰非我
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飛激揚見於言色及入參議論時
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豫宗言華夷異類
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黃
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幸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
又奏羊祉告但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子旨遂詐稱被詔
率合部曲欲回領軍于忠時忠專權既構成其禍又矯詔
殺之朝野稱冤然神志自若邊令子弟命盡之後剪落
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初植與僕射郭
祚部水使者言構等同時見害後祚僞事雪加贈而植追
復封爵而已植故吏勃海人冲一疏訟之於是贈尚書僕
射楊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氏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
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冠不見少有罪過必束帶杖
門經五日乃引見之嘗以嚴訓唯少子衡得以常服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之旦夕溫清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為婢自施
二寶布衣麻鞋手執箕帚於沙門寺掃洒植弟瑜黎術
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後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疋
免其母於是出家為比丘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既長嫡
母又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雖自州送祿奉母及
贈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縣一所數甍蓋亦染江南之
俗也論者譏焉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在齊以軍功任驍騎
將軍入魏為南司州刺史封義安縣伯詔命未至為賊所
殺進爵為侯軍武以勳勅未立而卒其子炯不得襲爵
明帝初炯行貨於劫事乃封城平縣伯炯宗徒亮承學書
頭頗有文學善事植謂領軍元叉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
散騎常侍揚州太守正進爵為侯改封高城尋兼尚書右
丞出為東郡太守為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州刺史謚
曰簡颺弟瑜字文琬封下密縣子武守滎陽郡坐官暴殺
人免官後徙封灌洋子卒於勃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謚曰
定瑜弟黎字文亮封武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為失
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湯王雖曾以事屬黎黎不從雍
甚為恨後因九日馬射戲戲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為州
牧黎請雍含怒待之黎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
覩解髮坐是謂黎曰可軍為一行黎復下席為行從容而

出學事免後宣武聞蔡善自擢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誼就
家急召之頃更間使以相屬合家懼不測所以蔡更怪
然神色不變帝歎曰之時僕射高攀以殊戚之貴勢傾一
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蔡候攀唯長揖而已及還家人
尤責之蔡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嘗詣清河王懌下單婚
進便屬暴雨蔡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
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昇講座雖
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為知音所輕後為
揚州大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以為侍講轉金紫光祿太
夫元顥入洛以蔡為西兖州刺史尋為滎陽太守遷巨倫

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為中書令後正月晦帝
出臨洛濱祭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斷髮
種器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於往情蔡曰北海
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焉
甚愧來與言仍為命酌孝武初出為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
屬時元早土人勸令禱於洛神蔡憚違衆人乃為祈請
據胡床舉丕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蔡曰丕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云伯致禮海神卒不肯拜時青
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蔡以高譚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
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以言賊至蔡云豈有此理左右

又言已入州門梁乃徐云
付城人不達時變如此尋
負外散騎侍郎察弟衍生
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
衍堅辭朝命上表請隱
祿執事務歷建興河內二
百姓人吏追思之孝昌初
將與伯農太守王罷救荆
都督鎮鄆西之武城封客

以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最且
為翔善送首於梁子言字文若
文舒學識優於諸兄亦過之
背位陵平太守歸魏授通直郎
高祖從之宣武末稍以出山干
太守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
將曹敬宗寇荊州詔衍為別
州衍大破之荊州圍解除北道
助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臨

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
葛榮軍賊見害贈車騎十
業之歸魏又有尹挺柳文
閻慶胤柳僧君是預其功
守與叔業參謀歸誠歷在
涉經史仕齊諸王參軍叔
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
陽縣子絳襲絳弟遠字志
柳瑱好彈琴耽酒時有文

源子邕李神龜等討堅平之除
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
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
達章伯昕皇甫光梁祐皆高容
尹挺天水冀人仕齊位陳郡太
司州刺史柳文達河東解人頗
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文達
議參軍封南頓縣子卒改封夏
雲性羸放無拘檢時人或謂之
詠孝武初除儀同關府參軍喜

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行返或人或問消息云云無所聞縱
聞亦不解後客遊卒玄達如玄瑜位陰平太守卒子諧頗
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山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
佐郎於河陰遇害年伯昕言北社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
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姓之如讎即孝先之妹夫也叔
業以其有大志故遣子分之向質入魏封零陵縣侯暨二南
陽太守坐事死後拜真外散
錄為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
世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
兄椿齡薛家都於彭城

附除岐州刺史椿齡子璋鄉郡相璋弟瑒位更部郎性貪

藝多所受納鬻高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
婿為豫州刺史為政殘暴百姓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祿
大夫贈尚書左僕射子長卿太尉司馬梁祐北地人叔業
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
初賜爵山桑子出為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聲稱歷太
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為談詠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
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端然養志不處權門卒於京兆內
史崔高容清河人博學善文辭美風彩景明初位散騎侍
郎出為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閭慶胤天水人博

識治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卒於敷城太守和僧習見其字風傳

夏侯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結婚棄去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婚求覓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為南譙太守一家雖為姒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魏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薨道遷棄成南叛會梁以莊丘黑為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為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陽靈珍反叛南奔梁以靈珍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成漢中道遷乃擊靈珍斬其父子送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為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詔靈書慰勉授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指授節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為例宣武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續之酷中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改之來希酬昔遇宣武曰卿建為山之功一費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為微遂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歲餘頽表解州宣武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深洽而歷覽書中除習及廣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

蓋罔不盡有於京城西水之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
致考考時往遊適妓妾千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
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樽中
酒不空餘杯吾事也識者多之歷華瀛二州刺史為政清
嚴善禁盜賊不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
誠本由王頰與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宣武不許靈太
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之議欲更以三百戶封
頰與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唯有子數人長子文字元
廷歷鎮遠將軍南充州大中正文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
肥鮮不離於口沽賣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質賣略盡
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
遷和吏好酒不欲傳授國封也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
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決心驚懼謂人
曰世寶為官少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宮呼即隨召即
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文乃悟流汗徹於
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文曰卿昨
夜當大飲溺衣如此文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秘書監鄭
道昭暴病卒文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於是昏酣
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俄而心悶
而死洗浴者視其尸唯腹大有杖劇青赤隱起二百下詐贈

鉅鹿太守初交與南人平謀思導江以遙等終日遊聚酣
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何供何味朝露坐一相看先後聞
耳或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歡
饗及吏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吏靈前仍共酌飲時
日晚天陰室中微闇感記吏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
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夫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
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毆吏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
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噴責僧明便
悟而欣宗鬼語如吏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陰私
竊盜咸有次緒史妻裴種之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睦訟聞

徽子公茂子籍年十餘也襲相封已數年而弟督等言
其眇目癩疾不任承繼以與吏同庶已雁召龍也
籍承封道遷兄子抱夫於咸陽太守道遷
道珍北海王安世賴川立謀漢中姜永等皆交不道
珍為齊州東平原相有能名安世符堅丞相王猛玄孫也
歷涉書傳位北華州刺史謀魏衛尉辛毗後也有文學位
濮陽上黨一郡太守永善彈琴有文學位漢中太守永弟
漾亦善士性至孝時賴川度道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
參勳謀亦為奇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任梁右
中郎將及至洛陽環堵弊廬多與雋秀交舊積一十餘歲

殊無官情後為饒安縣令罷卒

李元護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之八世孫也胤子順璿及

孫沉志皆有名官沉孫根任慕容寶為中書監根子後智

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多輕之

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

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

於簡牘後為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

同其謀叔業疾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討定元

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為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

州人聊甘為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為濫酷州內創

儉表請振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為侵擾城邑苦之

故不得為良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

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

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夜十餘聲名自縱情慾既甚支

骨稍消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為齊州經拜

舊墓巡省故宅鄉人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

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

設儀衛哭泣盡哀今觀者改容也家人過其誠子會龍衣

正始中降爵為子會頑驕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

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逼其刃機因會醉殺之

子景宣龍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已衰乃更婚娶元護弟靜性貪忍克亡未歛便剥妓服玩及餘物歷齊郡內史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齊以膂力自効任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戌主後與裴叔業不同謀歸魏拜豫州刺史苞信縣伯叔業卒後法友與裴結一疋成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歷華并二州刺史後為別將出淮南欲解胸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胸山敗沒遂停十年恬靜自安不覺世利宣武末除濟州刺史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後卒於光祿大夫贈秦州刺史謚襄侯子景通龍衣善事元

又兼賂父繼為司空引景通為掾卒贈衛尉少卿子郎龍衣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齊為軍主助成壽春遂與裴叔業同謀歸魏除南徐州刺史封慎縣伯後除東秦州刺史政任於刑為人所怨有受納之響首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為河北太守有清稱再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須軍元又弟也角過中山謂曰二州刺史魏復為郡當恨恨耳世弼自儀同之號起自鄧騫平北為郡始在下官至顯豫州刺史謚曰康長

子舍汝陽太守次于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書為時人所服位東萊太守罷郡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檣逆大軍攻討為亂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山祖統晉散騎常侍避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妻何宋武所誅悅之少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尋待士有部曲數百人仕齊為後軍將軍部曲稱衆千有餘人梁初以討滅劉季連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氏攻破之曰馬進圖南斬悅之大破氏衆還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在丘黑死夏侯道遷與

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梁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遂圍南鄭悅之善夜知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道遷克全勳款悅之天寶負力兵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子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遠文遠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文遠奮劍請行遂手斬靈珍龍父封拜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願與人密問於是人所疾苦大盜姓名奸猾莫不無不知來郡中震肅奸動息止政為雍州諸郡之冠後為安州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道

燕口高悉沒暗文遙介在群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陬
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有
遺愛後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事乃遣使奉表莊帝嘉
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行安州事既而賊勢轉盛救援不
接果乃携諸弟并率城人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
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功位中
散大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中人也後世居蜀漢或家安
之始陵縣父興宗齊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
於路爲羣盜所害誕雖幼而哀感爲發傾資結客旬朔之
遂得復離州里之間無不稱嘆景明中自漢歸魏陳伐
誕計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大舉除驃騎將軍都督別
州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奉
三號及恭辭之日詔若克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
軍大震屬宣武果爲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羽林監
三年中秦隴反叛詔誕爲西南道軍司馬與行臺魏正建
莊參經略時梁益州刺史蕭深遠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
衆數萬圍小劔戍子達遠誕勒兵馳走大敗之爲世澄
二十一人文熾先走獲免尋昌昌初平運以誕行華陽郡帶
馬戍後卒於東梁州刺史贈益州刺史謚曰莊

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也父慶之南史有傳文秀仕
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王子業文秀與諸
人推立子業弟子勳子勳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
州降魏宋遣其弟文景來諭之文秀復歸宋為刺史如故
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如欲降以軍人虜掠遂有
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既下歷城乃并力攻討自夏至春
始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
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
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至搃捷後還其衣
為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
罪宥死待為下客給以麤衣蔬食獻文重其節義稍亦嘉
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孝文嘉其忠
於其國賜絹練二百匹後為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
懷州刺史假吳郡公守清貧而政寬不能禁止盜賊大興
私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卒官子保冲後為徐州冠軍長史
坐據連口退敗有司劾之死刑孝文詔保冲文秀之子可
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宣武時卒於下邳太守房天樂
著清河人滑稽多智文秀叔為長史督齊郡州府事一以
委之卒于京師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張謹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弘晉長秋卿父華

慕容超左僕射謹仕宋位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充謹乃歸
順於尉元亦表授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謹對
為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舉賜爵平陸侯謹性開通
篤於接恤青齊之士雖疎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
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叅敬等皆敬重之高
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贈青州刺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
喪出葬異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弟
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為徐
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功
勳還屬清河初謹兄弟十人兄忠字處順在南為合鄉令
歸降賜爵新昌侯卒於新興太守贈冀州刺史謹妻皇甫
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詐癡不能疏沐後謹為宋冀
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恠其納財之多引見
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
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謹令諸妾
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謹入魏謹兄子安世正始中
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為客積年出為東河間太守
卒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也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畎

畎為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之伐蜀梁武命畎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退梁武遂改授畎怒將有異圖事發被害苗年十五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蜀計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次晉壽宣武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耻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江南之計其文理甚切於時明帝幼冲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三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苗以隴兵強悍且群聚無資乃上書以為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眾事宜持久今龍賊猖狂非有素蓄雖隄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

於攻日有降納邊則人情離阻坐受各朋潰夫颯至風迎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為統軍與別將苻子誕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為郎中仍領統軍深見知待孝昌中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洛蜀賊平之及殺余朱榮從弟世隆擁部曲還通都邑孝莊幸大夏明集臺古博諱百寮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忠臣烈士效節之時請以一旅之衆為陛下徑斷河梁是帝壯而許

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舡
俄然橋絕賊沒水死者甚衆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
關衆寡不敵苗浮河而沒帝聞哀傷久之贈都督梁州刺
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謚忠烈苗少有節操
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請葛不許歎息謂
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嗟咨絕倒太保城陽王徽
言徒臨淮王或並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責徽寵勢
隆極猜忌彌其苗謂人曰城陽蜂目豺聲公轉彰矣解鼓
琴善屬文詠工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
及河陰崩出隆入各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

爾時君議更二三日便欲大縱兵士燒燔都邑任其採掠

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曇龍襲爵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晉元帝南渡父

宗之宋廬江太守藻少獵君籍美談咲善與人交飲酒至

一石不亂大安中與姊夫李嶷俱來歸魏賜爵易陽子擢

拜南部主書號為稱職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前後宰守

不能制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請羌咸

來歸款朝廷嘉之雍州又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為監

效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發在任八年

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為岐州以藻為岐州刺史轉秦

兩刺史秦人恃險率多廢暴或拒課輸或害吏長目前守
 宰皆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去氏憚之守
 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為東道都督秦
 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賊
 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克果後車駕南
 伐以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別將辭
 於汝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
 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醜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
 大咲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
 敗用是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錄藻為大尉司馬卒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為其國
 中令龍衣子爵永安中暨河北黎陽二郡太守所在無政績
 天平中坐子洪業入於關中率眾侵擾伏法

傳永立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季自青州入
 魏尋復南奔有氣幹羣勇過人能手執耄橋到立馳騁年
 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洪仲洪仲深讓之而
 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為崔道固城
 尉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為平齊百姓父母並老飢寒十數
 年賴其強於人事戮力備丐得以存立晚為奉禮郎詣長
 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爵貝立男除中書博士王

肅之為豫州又以永為主肅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
信言於孝文曰已選傅脩期為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
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為帝眷遇盡
心事之情義至穆齊將魯康祖趙公政侵豫州之大倉口
肅令永擊之永量吳楚兵好以斫營為事文賊若夜來必
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渡處永既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
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
祖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營東西一伏俠擊之康祖等奔
趣淮水火既竟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
深弱死斬首者數千縱生禽公政康祖人馬墜淮曉而獲
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時裴叔業率王彥先李定等東
侵楚王成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
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帝嘉之遣謁者就豫
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男帝
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裴叔業又
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為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
莫問等救之永曰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一戰而
敗聰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
之挫其銳藻從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詔永為汝陰鎮
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魏密通於永

及將迎納詔永為統軍與楊大眼美康生等請軍俱入壽
春同日而永在後其康生大眼一人並賞烈士永唯清河
吳齊將陳伯之通壽春汝淮為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
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
以為憂詔遣永為統軍領汝陰三千人先援之永至勰令
永引軍入城永曰若如教旨便共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
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頗有剋捷中山
王英之征義陽永為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
將馬仙理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
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出山理賊射永洞其左股

永出前後遂去破之仙理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

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柰
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
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布
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與之改陳列軍儀
變置形要而英深賞之還京除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太守
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表請求永以為將朝廷不聽永
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然於御
人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後為南充州刺史年踰八
十猶能馳射盤馬為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

光祿大夫卒贈齊州刺史永嘗登北芒於平坦處嘗不躍
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妻開欲葬
附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永妻
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妾為氏生叔偉及數女買後歸
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
不忿之馮先永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芒賈疑叔偉將以
馮合葬遂求歸葬永於所封具立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
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詐靈太后太后從賈意
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曹於此強
徙之與永同趣永宗親不能柳葬已數十年矣棺為桑棗
根所透東去地尺餘甚為周固以斧斫出之於坎內人咸
恠叔偉筋力過人鑿弓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
角騁見者以為得永武而不行永文

傳豎眼本清河人也七世祖伯仲子遯石季龍太常祖父
融南徙度河家于滎陽為鄉閭所重性豪俠有二子靈慶
靈根靈越並有才力韜以自負謂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
曰吾弟初夢有一駿馬無堪策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
人曰唯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
唯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女書人皆讀不能解人
曰唯有傳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二子文武不能以駕馭

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輩之不南中者百三靈此圖
識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不將蓋而斌王玄
謨寇破碣時融於死玄謨強引靈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
為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與還營遂與
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
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數
下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
匿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為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
呼之以腰刀為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
圖靈慶既至斌所遣壯士執靈慶靈慶將死與母崔氏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
師因說齊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越青州刺史
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為臨淄副將鎮明潛蠱靈越北入
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靈越在邊據三叛乃以靈越叔
父琰為冀州中從事乾愛為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
相對余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為夫婦投化以招之靈
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
乾愛出遣紅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知到
斬殺之乾愛出部迎靈越問靈根依期狀靈越殊不應答
乾愛不以為惡物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

六代史卷之三十一

七五

服靈越言不須執愛云汝可着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
護之為刺也靈越舊擊垣公垣公着此當見南方國主
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冊楊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兗州
司馬而執愛亦遷責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鄴靈
越意恒欲為兄復讎而執愛初不疑防知執愛嗜雞肉葵
菜食乃為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靈越為
太原太守升城後舉兵向孝武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為前
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眾散云為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
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宋
輔國司馬劉劭劭躬自慰勞靈越曰人生歸於死實無面
小活勳壯其意送詣建康宋明帝初加原有靈越辭書云
一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
南王肅兒而異之且哥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為參軍以軍
功累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
兵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剽捷豎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
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妻首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
信為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皆移
送還本檢勒部下守禁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
化思為魏人矣宣武甚嘉之明帝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
僧代之益州人追隨總流者數百里梁將趙祖悅逼壽春

卷之三十一
十一

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為持節鎮南軍司法僧詵至
大失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寇進圍州
城朝廷以西南為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為益州刺史
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給銅印千
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之豎眼既出梁州梁軍所
在拒塞豎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頻致九捷
蜀人聞豎眼復為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
眼至州白水已東人比皆寧業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豎
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重創奔而退小劔
大劔賊亦稍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爾書慰勞賜驎馬
匹寶劍一口後轉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梁州人既
得豎眼為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
敬紹嶮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為人害遠近怨望尋假鎮南
休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梁遣其北梁州長史錫
恭儒等十軍率眾二萬人寇直城豎眼遣敬紹摠眾赴擊
大破之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僮輕為殘害
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
兒唐崑崙扇攬於外聚眾圍城敬紹謀為內應賊圍既合
事泄在城兵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志發疾卒永安
中贈吏部尚書左齊州刺史孝武帝初贈司空公相州刺史

史長子敬和次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等時
以其父有遺惠於益州復為益州刺史至州聚斂無已好
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為梁將樊文熾攻圍城降送於江南
後以齊神武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北以申和通之意除北
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為土賊掩龍衣棄城走遂廢棄卒於
家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也孝文帝賜名曰烈仍以本
名為字焉高祖怖為慕容彥尚書右僕射賈祖洵散騎常
侍隨慕容德南度因居齊郡之臨淄縣烈少孤貧涉獵經
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
號三微也文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為太子
步兵校尉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
官江南荆州刺史廣陽王禧慮其有異表請代之詔行臣
各舉所知至有申薦者帝曰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事
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稱讚之遂除順
陽太守烈到郡一日便為齊將崔慧景攻圍之七十餘日
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去帝親
勞之曰知果能不負所寄烈謝曰不遇鑿鑿與親駕臣不免
臣於太子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帝善其對
宣武即位追錄先勳封清河縣子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

年穉遇凶儉烈為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
之明帝即位為司空長史先是元父江陽王繼曾為青
州刺史及又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詣附歷給事黃門
守鄭光祿大夫靈太后反政以義黨出為青州刺史時議
者烈家產畜殖家僮甚多慮其有異恐不宜出為本州
改瀋州刺史為政清靜吏人安之後因辭老還鄉兄弟同
居恒然為親類所慕卒於家烈先為家誠丁餘言并曰叙
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誠五碣
而已其子質奉行焉質博學有才藝位諫議大夫烈弟僧

之山容歷少書書目於談說有名於當世以諫議大夫
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並不起世號徵君

致不已藏錢巨萬他資稱是兄弟自供儉約時馬瘦弊身
服布裳而婢妾統絢僧皓尤好蒲弈戲不擇人是以獲譏
於世節閔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事敗
死於獄中

李叔虎勃海脩人也從祖金神嘉中與高允俱徵位征南
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士為鄉閭所稱太和中拜
中書博士與清河崔亮河間邢巒並相親友三遷國子博
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世清直甚有公平之稱歷中書
侍郎大尉高陽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

為吏人所稱卒贈黃州刺史諡曰穆叔彪子法字道興
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詔長安冊祭燕宣王廟
還除儀曹郎賜爵清縣侯遷美平太守卒子象字孟則
清簡有風槩博涉三書初舉進士書倚郎光祿大夫
兼散騎常侍使梁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象從容風素有名於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路特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也祖綽陽平太守特慶有幹
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為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特
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高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累遷定
州河間王深長史深貪暴肆意侍慶每進苦言深怒遷左將
軍安外刺史諡曰襄子祖確給事中特慶弟仲信思公並
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
太和中舉秀才為奉朝請後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
託疾不拜以亮奏命生白令守郎中歷濟北平原二郡太
守以清嚴稱後為東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
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起為奉
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祿大夫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弟
詮悅等並登位清顯

曹世表字景昇魏大司馬林九世孫也祖讓父慶並有學

開世表性雅正工尺續漢續群書為司徒託室與武威賈
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並出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
每稱美之延昌中除清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安之孝昌
中為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遷東南道行臺丞贈齊
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郎永基性
通率輕財好施為長樂太守時葛榮攻信都永基與刺史
元孚同心防捍力窮城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
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東徐州刺史
中為車騎將

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除
州刺史前後在

義子智子義學涉有父風仕隋至高書右丞

牙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頗涉子史開解几案稍遷尚

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遷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

辛雄范陽祖瑩太山羊深西平淳于恭並以才用見留尋

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瑄當啟云

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明帝大怒詔問所由錄令已下皆推

罪元旭入見御坐前屈指校計實當食糧乃踰一年事乃

得釋後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

無風操德仰隨公性多機數自容而已及時朝廷分設郡

河內二界扶風之地立義州置關西歸款口除元祖義州
刺史卒官

論曰壽春形勝南鄭要嶮乃建鄴之衝解成都之喉隘裴
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
其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
大斯所以顛覆也行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
雖復因人成事亦為果決之士得子誕好立功名有志竟
不遂也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直身蒙嘉禮遂乃子免
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謨觀機委質馬融
流離亦二智矣李壽以文武卒為元設過人常難然其
斯大也思履義沒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劉
藻傅永暨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暨眼加以撫邊導俗風
化尤美方之二子固已優乎抑又魏世良牧張列草有氣
尚名輩見知趣捨沉浮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李
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之俊又房亮
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整卒從官威享名譽各有由也

列傳卷第三十三

北史四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傳第二十四

北史四十六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念

張耀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為校書郎稍
遷給事中後為門下錄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脩律令延
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
盛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
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關
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攘城上黨腹背所馮四軍五校
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
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
守宜務置以固堂室之基持盈之體可學而忽也夫去
濫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凶悲兵徒懷
怨中正實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官偽混淆知而不
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泗水殊類應同
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
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沒人間或亡命
山藪漁獵為命或投仗強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
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逐浮游南北東西
不若莫定關禁不脩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
不復為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
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沒須精校今強敵窺時邊塞伺隙內

人不平久成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此邊
鎮戍之人也若天一統之年特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
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以須文質以
換情權不可恒隨滂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滂隆
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訂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
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
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今之為體即帝王之身分處百揆之
儀安置九服之節乃是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清
今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廉

臣曰古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為祖之法復須久
言取相意有具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

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
執事何依而行臣等脩律非無勤止署下之口臣乃無名
是謂農夫耒耨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愜正光初兼
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母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
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輒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箠
早卒紹後聞箠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為太府少卿
魯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
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大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
掖未開守門候曰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英雄於衆外竊

謂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
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拜太府
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後卒於光祿大
夫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宣子伯元龍雲爵

張普惠字洪顯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兒魁偉精於
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
頌為孝文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
聲價澄為雍州刺史啟普惠為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
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

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
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
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敷之以日月況禮大練之日鼓素
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
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
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
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廢其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
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
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
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為或非且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

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
否時恭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編禮甫除殿下功
衰仍襲釋而為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
之情忍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
為本志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
何用射為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府
庫空虛宜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
宣豐相之命聲軒縣建雲鉦神人忻暢於斯時也澄意納
其言託辭自罷乃答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
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容至王下絕樂聽樂則可

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元以令傳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
轉楊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普惠
既為登知歷位一藩甚有聲望遠朝仍羽林監澄遣大妃
普惠為立碑頌題碑欲云齊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
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曾夫人孟子稱
二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則盡大妃作配元王更
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
為以為在元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
趙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之曰來歸夫人成風之後皆以

註既述古者婦人從夫謚今列懿大妃德冠一世故特蒙
 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
 從之後為崇其按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官武崩坐與
 潛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
 若才優擢擢不拘此限熙寧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
 文學位不優之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
 不降階為榮時仕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
 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為所生祖母服替與二年詔羣寮會
 議普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為一國太妃可
 謂受命於天子為始封之母矣服替與母知母姓亦明
 得曰貴父命也鄭注不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姓亦明
 之妾子為母替父卒則替得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為
 所慈猶曰貴父命為之二年說天子命其子為列國王命
 其所生母為國太妃反曰同公子為母練冠之與大功乎
 傳曰如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
 國非為服替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為姑姊妹女子
 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
 服請侯之子稱公之子不得稱侯君然則兄弟一體位
 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為服不可遠準公子遠厭天王故
 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

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妻以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
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一王所立者社顯錫大邦尊同
之高據附不禰之公之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
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姑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
陵北海論封君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墓重
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
不以遙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其比之慈母不亦
喪數經曰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君父母
女子若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今祖乃
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
配天莫非臣妾何為命之為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
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為君母之黨服則為其母
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
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為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
不須以國為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
寮主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二年當時
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
惠據禮還荅鄭重二反郁議遂在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
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

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一之號諡
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會聞胡家穿墻下
墳有盤石乃密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靈
誕聖后近攝剋惟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
錫褒假纘壽壽深聖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
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
故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今以繫
敕下蓋取二從之消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為太上
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事任城王澄
太傅清河王悱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並同
有難普惠並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
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為上何必上者皆是
極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
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雖虫小藝微或指
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
太后高宗之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

改小奉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啟聖情

此史不傳三五

所同漢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又賈璆宣令謂普
惠曰昔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
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召
傳詔馳驛驅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
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
所難諫便是唯唯唯唯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
恨然朝廷有道法輩勿憂及議罷肯勞還室親故賀其幸
甚時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執
此公方來居諫職寒寒響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

普惠之折裁警終使羣臣深無察換嘿雖不見用於一

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羊其此書
每為口實普惠以天下之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
麻恐人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
之軌夙宵惟度欣戰交集仰惟高祖廢六斗去長尺改重
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
闊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縮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
斤萬姓得廢六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
麻而已故歌儻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夫信行於上則
億兆樂輸於下自茲已降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

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君諒闇之日宰相不尋其本
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稱重斗大革其所弊
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謂悅之不
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
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
廟之事多矣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
天地屬心百神佇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朝望之澤
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禩孝弟可以通神
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
而可盡法隨禮續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
今傳息但仍舊貫亦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尋
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劾曰蝕豫救罷朝普惠以
涕發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
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
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善退不肖任賢勿貳去
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勳親之胤所宜收叙書奏孝
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太后曰
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
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

卷之三十四上

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養生寧有如此者
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
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二子
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
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之者凡如此柱之垂聖察太后
曰卿云興滅繼絕意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帝
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
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矣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不是
爾滅繼絕之意太后曰卿言 理當命公卿博議及任城

至澄薨普惠尚其恩待朝望 奔赴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
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詔為尚書右丞靈太后既

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
便居管轄相與為約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
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
後患上疏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魏子建為益州刺史有
贓罪普惠被使驗之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梁
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楊州移
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
先是仇池武興郡氏數反西垂郡戍祖運久絕詔普惠以
本官為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東秦七州兵武

三萬人在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戎其所
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隋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
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寬屈普惠上疏
多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
弊別郡異縣之人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
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縮攝有方奸盜不起人以為
便普惠不營財業好行進舉敦於故舊異州人侯堅固
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
減贈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啟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
之任州卒盜曰官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學有氣尚仕宋為員外
郎領軍王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
作佐郎時獻文於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立
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曰李訢曰卿諸人不
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
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
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尋又敕尚書曰李冲選一學
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祠
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不
載之下猶共稱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

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為疑淹言
 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彼不遵高宗遣遠之慕乃
 踰月即吉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獨以衰
 服間衣冠之中我皇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室卿豈得
 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
 矣所歸淹言若如來談鄉以虞舜高宗為非也昭明相顧
 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齋禱禘
 不可以弔幸借纓帽以申國命今為魏朝所逼還南日必
 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折中還南日應有高貴
 若無君子也且今有光國二復言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

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救送之昭明等明日別入
 令文武盡哀後正佐即其後祗遣其散騎常侍虞華散騎
 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等來聘孝文敕淹接於外館宗慶
 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為利而動豈是大
 國善隣之義淹言吳為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
 之信且齊先王歷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宗慶羞甚及從
 者比目相顧失色可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
 休于禁而作上肅淹言我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
 之有憲亦不對上肅之至鑿鑿行幸肅多色從敕淹將引
 若者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

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毅之頑人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
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遷肅知淹寓青州乃咲謂
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若言青州本非
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掩口咲顏
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
聞孝文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輿駕至洛
肅因侍宴帝戲肅曰沂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佳
復卿試重叙肅言臣於朝歌失言之已甚豈宜再說
遂大笑肅又言淹才詞宜應叙進帝言若因此淮淹恐寧
卿傳其肅言言臣正可願至美帝曰卿為人
申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賜淹龍輅上馬
一疋并鞍勒宛其朝服龍輅轉謁者僕射時遷都而以淹
家貧敕給事力送至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車駕濟淮敕
徵淹淹於路左請見曰敵不可小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
聞發客來諸有諫者解官奉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優
而容之帝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專王舟楫將汎泗入河
沂流還洛軍次碭淹以黃河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
諫帝敕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人貧今移都
伊洛欲通運四方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此行乘流所

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誠至而不得相納賜驢馬一疋衣
冠一襲除羽林監主客令于時宮殿初構運材日有萬計
伊洛流斯若於屬涉淹遠啓求敕都水造浮航帝嘗納之
意欲榮淹於衆湖曰受朝百官在位乃賜皇百疋知左右
二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遷朝病卒贈光州刺
史謚曰定子霄字景鸞好爲文詠坦平多鄙俗與河東姜
質等朋游相好詩賦閒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卒於書侍

御史

范紹字始孫潑煌龍勒人也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
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滅之曰汝父卒自令汝志就學

生希有成立今已過甚宜導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
學生轉筭生頗涉經史孝文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
掌奏文案帝善之文爲侍中李冲黃門崔光所知帝曾謂
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後朝廷有南討計發河北數
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爲
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
文詔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紹觀其城隍恐不可陷
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奏聞俄而英敗後歷位并
州刺史太常卿莊帝初遇于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也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

舉孝廉射策甲科歷辟職累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
 又不遷職宣武謂曰楊子雲為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
 始十年不足歸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管武頓
 詔桃符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
 宣武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刺史與後將軍
 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繼左為人
 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贈洛州刺史

齊念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興沮渠氏庫部郎父生
 再為濟南太守有政績以軍功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
 以恩賜馬口以音復以音子孫承其台付人襄方司有專
 終朝頗廢農業者立制斷之口同者嗟善後卒於淮陽太守

追贈兗州刺史念好其書陰陽釋氏之學彭城王勰召為
 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天梁夜睡從者上岸竊未
 四束飼馬船行數里念覺即停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
 禾束下而反初為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伯勸以忠廉之
 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
 絃響自謂中華文曰援琴起何如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
 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故以諷焉後隨
 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糧和雜和糴者糴不潤屋念獨不取
 子直強之終不從去為御史中尉余兼殿中侍御史監

臨淮三或軍時梁遣其豫軍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云
 欲歸款衆議謂不然余遂萌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
 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
 景樵胡龍牙並摠強兵內外阻敵固余遂單馬間出徑趣彭
 城未至之間為綜軍王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余曰我為
 臨淮王所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余被執
 語景樵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虛實且遣左右
 為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
 身在一深室託為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
 武遣還宗又遣復心人梁話迎余密語意狀令善洲答別
 念諸節身所龍牙請念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彼又
 曰安臨臨淮將小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余曰彭城魏
 之東鄙執在必爭非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
 復謂景樵等得念外明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有綜軍主
 姜桃來還余余謂曰元法備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王待
 物有道元王指三合城星在斗與之分野君何不歸梁國
 余答曰元法備有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
 君建鵠首斗牛要成歲星不也逆而剋之吳國敗喪不久
 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樵景樵良久
 謂曰卿不為刺客也君曰今者為使欲反命去朝相刺之

事更不後圖為設食愈強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矜矜請
 人相謂曰此豈我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三指牀令坐一
 人別在室中出謂愈曰中山王有教我昔嘗以河南且遣
 相喚今欲問卿事晚來惠動不獲相見愈遂辭而退復重天
 曉綜軍士范昂司馬楊暉等競問北朝主馬多少愈
 陳二馬之盛昂亦與梁話盟契訖未旬綜降詔封愈定陶
 縣子除負外散騎常侍永安中為右將軍給事黃門侍郎
 進爵為侯雖任古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
 自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

梁守身易以殘帑救東徐成人呂文欣段刺史元大賈南
 引梁人詔愈以使持節兼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為六州大使

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愈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祿大
 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
 尔朱仲遠軍敗還京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榮陽人鄭
 榮業及園州城城降榮業送愈於關西

張耀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野人也仕魏累遷步兵校尉永
 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嘗幸作所凡有顧問耀數
 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為別將以軍功封長平男
 歷岐東荊州刺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
 尚書元世雋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後竟河首尾大

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闕經構燿
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為大將詔從之燿勤於其
事彙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加衛大將軍宮殿成除東徐
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諡曰懿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幹嘗帶十圍鬚鬚甚美初拜
校書郎轉主書頗為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
給事中帝謂黃門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使異儕流矣宣武
即位遷謁者僕射後歷相農大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貞
稱卒於州諡曰康道斌在相農脩立學館建孔子廟堂
劉道斌形象去即後敘更追思之復立道斌形於孔像之西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
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為宣武所賞豫州城人曰早生以
城南叛詔紹慰勞為賊錄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襲
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
之今當聽卿還國詔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賞
若更生乃引見之謂曰戰爭多年人物塗炭是以不恥先
言欲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務還
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後除
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寶夤及於長安迎

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謂黃明徐
統曰此巴真瞎也統答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
所畏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遠行以拒寶實功賞新蔡縣
男尔朱天光為關右大行臺啟為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
書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為其開府諮議參軍岳後為
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
寧謂胡關不復聞楚客歌岳死周文帝亦重之乃孝武西
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檇彭越不得志或行戲衛衛或
與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
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等登前殿拜表前後拜帝尚
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
登阼方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孫嗣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舉秀才中尉
三顯召為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繼召為記
室參軍遂為元又所知又執朝政引為尚書殿中郎領中
書舍人仍御史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
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時人歎尚之太保崔光臨羨焉
元興為侍讀尚書買魚伯為侍講授孝明杜氏春秋元興
常為適句儒者榮之文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為浮萍詩

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
驚浪昔泰初為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
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困元又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為州主
簿論者以為非倫時有濟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
中除太丘太守士慕尚書郎常徒步省以示清貧忽遇盜
劫在後緣時人鄙其矯詐

論曰經籍關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明達典故強
直從官依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紹劉桃符鹿
愈張耀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

亦可能效於此也

列傳三十四

北史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五

北史四十七

袁翻

第躍

躍子聿脩

陽尼

從孫固
漢字斐

固子休之
固從兄元景

固從兄藻

賈思伯

祖瑩

子璿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
主簿隨文秀入魏而大將軍劉昶言是其外祖叔近親令
與其府諮議參軍袁翻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
弟官顯與濟字洗演等客陵競洗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
翻少入東觀為徐統所薦李彪引奏著作佐郎參軍事後

北史卷四十七

一

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墻中書外有考
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曹景孫紹廷尉監張彪律博士侯
堅固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蛇羽林
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真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
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
中書監京兆王愉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
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豫其事
後除豫州中正是時脩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按明堂之義
今古諸儒論之備矣蓋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以降校
其絀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像行義則明矣乃
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小之別然推其
體則無九室之證既而正義殘隱矣說斐然明堂九室著
自戴禮採績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
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
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
漢吳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有禮焉何
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於常復廟重屋八達九
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詩經注云考室也謂堂後有九室
堂後有九室之制非巨累千裝類之云漢氏於四維之介

不能令各據其長就使其像可圖其能通其君用之禮此
為設虛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禮相棄舊章改物
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論謂三禮及釋五經
並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一值皆損益漢制章句繁
雜既遠古昔新又不能易玄之義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
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節又無坦然可準觀天分
之臺趾猶或駢騁高卑廣狹頗與載禮不同何得以意抑
心使謂九室可明且二雍異所復乖盧敖之義進退無據
何用經通晉朝亦以鑽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竝非經典
之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由學案常不足以前時軌止
皇代既棄乾統曆得一循宸旨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
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
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義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
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求皆允帖繕脩草創以意良多事
移化變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
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倏換非一良以
永法為難數改為可何為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
雍獨遵此制建立二一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
瞽言明堂五室請同二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
誥無失典刑後議遷邊民事翻議曰臣聞兩漢敬尊於西北

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莫賴
溫故田叔魏高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
籍用為美談公古以為盛德自阜一以敷明察御風清化
遠塞萬秋霜惠惠若春露故能使淮海翰誠華陽即序連城
華面比屋歸仁縣車劍閣豈伊襄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
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
比緣之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戎階當即用或逢穢德凡
人或遇身家惡子不識字人溫卹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
法庶開或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
屬此日無方意劉示賊之心惟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
弱老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閉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
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高山或芸草平陸販賣往還相
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質給其虛粟
窮其力薄其反用其工節其食綿文靡夏加之疾苦死於
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價
兵獲易可乘機故驅率大羊屢犯疆場頻年已來甲冑生
蟻十力在郊千金日費為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
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費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
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

史記列傳卷之二十一

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番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
至千戎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
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
所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脩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
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重優異若其得
士嘉如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憚日富經略
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章其罪所舉
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惡而罰其偽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
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遠邊愚蒙消
譏議攸息矣曹母憂去職所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
之語為靈太后所責出為陽平太守甚不自得遂作忠歸
神龜末遷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竝
以國亂來降朝廷問安置之計翻表曰今蠕蠕內為高車
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二百姓歸誠
里相屬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
不可不戒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
猶數萬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亡馬雖衆
主其思已弱亦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為資陵奪為業
而河西捍禦疆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
素關於遠近虛元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

北塞則西顧之憂匪口伊夕愚謂蠕蠕一主並宜存之是
阿那瓌亦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人各有攸屬那
瓌注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可輒陳婆羅門請脩西海
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
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
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
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雖外為署蠕
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
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
散復與其國者乃斷今此傳是雙流少即是我之外空由
軍之就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好回返覆孤恩背德
者此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
先據西河奪我嶮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已西終
非國有不圖歟始而求息其怨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
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
所親閱其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安處
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
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徼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
為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
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似如少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

躍為朝臣書與陳以福言辭甚苦後遷車騎將軍大
傅清河王擇之曰子雅為擇所愛實擇之太子多出入於躍卒
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翻以子

律脩繼

律脩字叔德七歲遭喪五歲禮安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
深沉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姊夫尚書崔休深所
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部中齊天保初除
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大有聲績遂以稱之累遷
司徒左長史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參軍盧思道兼

禮儀參事勳為首察又國之司憲知而不效免曰承

遷秘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劼等議定三禮出為信州
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久無例莫不榮之為政清靖不言而
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
普出過諸州采有與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都人庶道俗追
列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送送時既盛暑恐其勞
敵往往為之駐馬饋饌一酌小領其意辭謝入去還後州
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為一碑銘德而數百匹託中書
侍郎李德林為文以彰功德許之尋除都官尚書律脩
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為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

時望多相器行其風望在郎署之日時趙彥深為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公各多深後重被少汰停私門生黎彥華修猶以故進言曰彥深任用銘誠甚深雖人亦無媿蓋亦由彥深援引為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姻相尋彥深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為地勢然也彥品孤官頗有怨讒其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亦世掌郎多不免交通餽饋初彥修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并酒之遺尚書邢邵與彥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常與彥修為清郎大寧初彥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今考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聞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長適喪若違降喪勢禍不旋踵雖望泗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八周位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京中發入朝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為熊州刺史卒子知禮大業初平於太子內舍人驤再賜卒於豫州冠軍府司馬驤弟昇在仁正貞郎驤死後昇通其妻胡氏為發

卷之五十五

為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陽危字景文比平無終人也累世仕於慕容氏危少好學

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

胡泥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及改中書學為國子時中

書監高潛侍中李冲等以危碩學舉為國子祭酒後兼幽

州中正孝嘉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危與齊州大中

正房下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豈當

聞來燥出為幽州平北府長史燕南漁陽太守未拜坐為中

書監高潛侍中李冲等以危碩學舉為國子祭酒後兼幽

州中正孝嘉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危與齊州大中

正房下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豈當

聞來燥出為幽州平北府長史燕南漁陽太守未拜坐為中

書監高潛侍中李冲等以危碩學舉為國子祭酒後兼幽

州中正孝嘉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危與齊州大中

正房下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豈當

聞來燥出為幽州平北府長史燕南漁陽太守未拜坐為中

書監高潛侍中李冲等以危碩學舉為國子祭酒後兼幽

州中正孝嘉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危與齊州大中

此中... 卷三十五

軍宋王劉昶征義陽叔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

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復監當

致道固在軍勇決意志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

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累遷書侍御

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謀養生之心
攬權衡親宗室強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
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政使人無謗譴
之響省徭役薄賦嚴脩學官薄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
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然後備
器械脩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龍衣軒唐之軌豈
不茂哉初帝委任羣下不甚親臨見好桑門之法尚書曰高
攀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竝有讒故宗室
大臣相見踈薄而王畿人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一
賦稱恒代因漁聲樂後廢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

讀讀武末中

固曰此宅何如固
周易此蓋同傳
又謂固曰吾作太
收百官之祿四分
足為多且有聚斂
此固固又有人問
門自守者演臆賦
詩二首曰巧佞巧
為異在汝已兮

七

顯起宅既成集寮屬宴酒酣
夏嬰湫隘流稱于今曲屋生災善於
平唯百德能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
知府虛充實卿為何如固對曰公
一州邪賦贖志之義以此充府未
臣寧之豈止豈不我幾類人不悅以
於顯之義也則顯米食先而官邊
不顯顯之義也則顯米食先而官邊
顯之義也則顯米食先而官邊
顯之義也則顯米食先而官邊
顯之義也則顯米食先而官邊

七

固以奇計為諸將所服獲其外城後太傅清
悉其大將皆得還固王悅即中令時悅年少
以諫悅悅甚敬憚之憚入悅以為舉得其
稱甚有恩寵丁母憂號慕哭哀杖而能起
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
河王憚領太尉固從事中郎屬憚被害
九又執政朝野震悚憚諸子及門生寮吏
不出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
射游聲聞而歎曰雖乘布王脩何以尚也

固王憚領太尉固從事中郎屬憚被害九又執政朝野震悚憚諸子及門生寮吏不出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射游聲聞而歎曰雖乘布王脩何以尚也

固以前為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後悅
辟固為從事中郎不就京兆王繼為司徒尚選官寮辟固
從事中郎府解除前軍將軍又典科揚州勳賞初破石之
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
更相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卒贈輔國將軍
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強禦在官清潔家無
餘財終沒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其棺斂初固
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教諸子一遵先制五子長
子休之

休之字子烈雋爽有風既好學子少文藻時人為之語曰龍

賦能詩陽休之初為州主簿孝昌中杜洛周陷鄆城休之
與宗室南奔章武轉至青州葛榮寇亂河北流人多縶
青州休之知將有變請其族叔伯彥等潛歸京師遣之多
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葛榮邢杲作亂伯彥等成爲
土人所殺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免莊帝立累遷
大尉記室參軍李神雋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
范陽盧元伯河間邢子才俱入撰次普泰中爲太保長孫
承業府屬書尉救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後行臺賀拔勝
經略燕沔請爲南道軍司儀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
表詣長安參謁時齊神武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

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之聞神武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
武末還文襄以爲大行臺郎中神武幸汾陽之天社池邊
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休之曰此文字何
義對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爲三川大王昔受天命終應
統有關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
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伯武定二年
除中書侍郎先是中書專主綸言魏宣武已來事移門下
至是發詔依舊任遇甚顯時魏收爲散騎常侍領兼侍郎
與休之參掌詔命世論以爲中興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
觸藩之羝羊乘運鐵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舊書而

蓋把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神武社正會赦不問歷
尚食典御太子中庶子給事黃門侍郎中軍將軍幽州大
中正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之宣為相國齊王時
將受魏禪發晉日陽至平陽郡為人心未一旦還并州恐漏
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疎放使還遂說其事鄴中未知後高
德正以聞文宣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監修起
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積其前事也文宣
郊天百僚咸從休之衣兩襦甲手持白楮時魏收為中書
令朝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為常伯首戴蟬冕今處
境游身彼多許允文武可必成即談笑是女然議者服其
夷曠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於平縣男後除中山公
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為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並立
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即數錢酬之休
之常以為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
之者為其失仁義今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直
是處世難耳在郡三年再致甘露之瑞文宣崩徵休之至
晉陽經紀喪禮與魏收俱至尚書令楊遵彥與休之等款
狎相遇中書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頓首而已他
日遵彥謂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答都下流涕
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時遇其家鄙夫以眾人見待後哀

詠泣實非本懷皇建初兼度支尚書昭帝留心政道訪以
政術休之荅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人患為政教之
先帝深納之大寧中歷都官七兵祠部二尚書河清三年
出為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為光祿卿監國史尋除吏部
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
前國子助教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解職久而不見調休
之引為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簡率不樂煩職典選稍
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
真疑是龍象武成崩後賴之就開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
左僕射三年加位特進與朝士撰聖壽堂御覽六年正除
如疎放內實謹厚少乖頗以峻急為累晚節以通美見稱
重祿期好游賞太常卿盧元明人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
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始為行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
會同相得其款鄉曲人士莫不企羨為太子中庶子平原
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士奔鄴昔因通聘與休之同游及
少遐卒其妻窮敝休之經紀振恤因分甚厚尚書僕射在
遷為襄所親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遲至達率幼
而聰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時梁國四和聘使在館遲持達
整數首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長遲皆

隨宜應對休之獨正言郎子聰明方成偉一但小兒文藻
恐未可以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今直諫陽子
烈其有焉晚節說祖斑撰御覽書成加特進令其子辟強
預脩御覽書及斑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隙及鄧長顛
頽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云欲令書舊貴人居之便
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天待詔時論貶焉魏收
監史之日立神武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收在齊州
悉史官改奪其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敕集朝賢議其事
休之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便
魏收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二為中

謂所親曰我非奴何忽此授凡此諸事為識者所譏好
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為典正魏收在日深
為收所輕魏收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為措
紳所愛重周武帝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脩衛尉卿李祖
欽度支尚書元脩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擊秘
書監源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
黃明侍郎李孝真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
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
侍兼中書舍人陸叟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

平德源王邵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尋除
開府儀同依例封臨澤縣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進
仁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
文集四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並行於世初休之在洛將
任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穴極高
大休之步登家頭見一銅柱跌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
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呪曰柱轉三匝吾
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
夢竟驗云子辟疆字君大性踈脫又無藝休之亦引入文
林館為時人所服鄙武平末為尚書水部郎中休之弟繼
之天平中入關次俊之位兼通直常侍聘陳副尚書郎當

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
侶為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曰其子誤
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
俊之大喜後待詔入林館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
吾是才子也固從兄藻
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位中書博士詔兼禮官
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遷賜爵魏昌男累遷瀛州安東府長
史以年老歸家為賦杜海周所因發病卒永熙中贈幽州
刺史字斐

斐字叔鸞魏孝莊時於西兗州督護流人有功賜爵方城伯歷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舊故欲召斐至宅三致書斐不答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幸李廔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武帝又親謂斐曰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遂除廷尉少卿石齊河溢橋壞非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潭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壑以為公家苑囿斐書荅以國步始

不使者詔斐監築長城累遷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

拜儀同三司卒贈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諡曰簡子節孝中

書舍人固從弟昭

昭字元景學涉史傳尤閑案牘為齊文襄府黑齒日參軍甚見親愛與陳元康崔暹等參謀機密及崔暹等告元景劾成其獄賴邢子才證白以免時以元景為吉而順旨初文襄擇日將受魏禪今元景等定儀注草詔冊并授官未畢而文襄崩罷府天保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後以風氣彌留不堪近侍出除青州高陽內史卒於郡文集十卷子靜立性淳孝操履清之美詞令善尺牘任齊位三公

郎中隋開皇初州主簿

賈思伯字仁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自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頗為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圍鐘離也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六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貸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謙良遺鳳因其車馬迎之鳳慙不

入稱歎焉昭帝時拜涼州刺史思伯以邊遠不願就卿自以儒素為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案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二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牙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古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有天子太廟鄉黨記云學教遷之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安不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也表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

非天子太廟明矣則禮記月令四室云云亦皆謂之廟
者嘗以天子斬醜享五帛故耳又二制二周人養國老於
東序鄭注云東膠即辟雍注王宮之東又詩六雅二宮也
狂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
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註明堂驗矣案西子云齊宣王
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一應有毀之問其
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以坤之策屋圓徑二
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
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
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象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
如此蔡邕之論非為通與九室之六口或求可從竊尋考工
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乃之後
作亦亦復乎其孝經授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比皆作五室
及徐邈之論謂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
代制作者則亦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
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二三後來疑議難
可准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
行之數周禮係數以為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
矣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案月令亦曲九室之文原其制置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不乖五室其言湯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禮章左个禮章右个即文堂左个文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說則室猶是五而帝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習依時皇戴氏九室之言祭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室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復為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書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旬旬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貴重寧能不高思伯曰養至使屬何常之有當出以為雅言思伯與元興同事大相交照元興時為元義所寵論者謂其趣勢云卒贈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貞十五始武定中淮陽太守思伯弟思同字什明少勵志行雅好經史與兄思伯等少時俱為鄉里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善百想安之元顥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帝還宮封營陵縣男後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為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六尚書尋拜侍中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諡曰文獻初思同為青州別駕清一河崔元韶先為中從事自恃實地取居其下聞思同遂鄉遠便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韶去遺

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表訟此詔操業特蒙贈謚論者歎
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塞陰精服氏學生
書難杜汝春秋六十二事思同復駁塞陰乖錯者一十餘
條身相是亦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塞未竟而
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不思同意塞隆亦
尋物故尋陽劉休和又持異隆說竟未能裁正

不瑩字元珍范陽道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為平原太守
道武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史祖
疑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為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
刺史父奉直其多識前代帝王事書得即鉅鹿太守瑩

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耽書父母其成疾
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
然火讀書以衣被蔽塞塞怒戶然滿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
聲譽其盛內外親屬呼為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
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然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
天龍講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塞夜讀勞倦不覺天曉
僮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壽恰曲禮卷上座博士
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考文
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祖曰昔流其
工於幽州北齊之地那得忽有此子和對曰當是不為也

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
帝顧謂勰曰蕭續以王元長為工良法曹今為汝用祖鑒
豈非倫匹也敕令掌機書記鑿置陳郡表翻齊各秀出時
又為之語曰京師楚楚表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表再遷尚
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
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其嗟
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因
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勰有慙色鑿在座即
云悲彭城王公自來不見肅云可為誦之鑿應聲云悲彭城
城四面起屍積石涼亭血流惟水裏肅甚嗟賞之勰

亦大檢退謂鑿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
所屈為冀州鎮東府長史以化其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
舉為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郎今崇為都督此討引鑿
為長史坐獄沒軍資除名未幾為散騎侍郎尋昌中於廣
平王第城得口王印敕乃空明黃門侍郎李談之辨之鑿
云此是子閔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思塗字觀之果如
鑿言時人稱為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
州天中正監起居事又無議事元顯入洛以鑿為殿中尚
書肅帝還宮坐為顯作詔罪狀亦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
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歷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會

世系川卷二十一

十一

余朱北入焚燒樂器鐘石管弦略無存者敕瑩與錄尚書
事長孫承業侍中元亨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
大將軍及壽武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
將遷鄴齊神武因召瑩議之以功進爵為伯卒贈尚書左
僕射司徒公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
歲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
為己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之天才固不能均調玉石兼有
其制表裁之體減於袁帝焉性爽俠有節氣卜有窮厄以
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子璉襲
廷字壽徵神情機警詞藻道逸少馳名譽為當世所推起
家秘書郎對策高第為尚書左僕射中興儀注瑩為冀
州刺史乃侯受洛製清德頌然其典麗由是齊神武聞之
時文宣為并州刺史署瑩開府兼曹參軍神武口授瑩
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為稱類所賞時神武送
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
首瑩皆和之大為時人傳詠瑩性疎率不能廉慎守道倉
曹璉云州司及受山東課翰由此大府受納豐於財產又
自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年小歌儻為娛游集諸儒
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為聲色之游諸人嘗
就璉泊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姬

柳博精賄之以為戲樂參軍元康故尚書令元世孫子

也其妻司馬慶雲方是魏孝靜帝故博陵長公主所生瑛

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定亦以皆物所致其豪縱淫

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元宣罷州瑛例應隨府

規為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為白由是遷任倉曹

瑛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時子先為畫計請糧之際令

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為察官瑛送神武親問之瑛自言

不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瑛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

明鑒然實孝徵所為性不羈放然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

得之見者以為深恥所乘老馬常相馬駒又與真如王氏

新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瑛早狎於衆中嘲瑛曰

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駟駒新耳順尚稱娘

子于時諠然傳之後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

坐失金匱羅寶太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瑛膝上得之神武

不能罪也後為秘書丞領舍人事于襄州客至請賣華林

遍略交策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瑛

以遍略數帙質錢種補文藝衣被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

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

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疑其不實

以問考深考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即引伏神武大
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刑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
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
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為珽才學并解
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
以其一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家相府之襄嗣事
以為功曹參軍及之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產病珽作書
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
與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挺唯與祖喜二挺餘盡自入又
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一第叔謀季曠

等亦計以語提伯禧 曠眉谷中恐不極至不因此得傳文
官作相珽擬補公余之下餘人皆不奉納而語取教判并送
官通略一部時又除珽祕書丞兼中書舍人遷鄴後其
百發文宣以邊事申 郎王士 闕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潘公
錄其材禁勿令越法 潘遣田豐 公軍務之 竟往喚與受命
德正副以 三書謀去 果有知有犯者
祕書稱 并州約 五經三部仰
則珽意也 當還定然後檢取珽果
如德正圖 且上 浚晚就安 德之 德送廷尉據犯也
法規故刑 書以 伏事先 所司 寬其罰

免死除名天保元
復被召為駕法除名例參於晉陽

天性聰明事無不
學凡諸伎藝莫不精懷之學老於文

善音律解四夷語
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帝

雖惡其數犯刑憲
而愛其才

徵列中書侍郎
陞元規敕

旨被配甲坊陳班
向藥水

勅藏書室文宣
見之常呼

畫武太守傳揚
等誅不

繼所忍救中書
下三省

畫武太守傳揚
等誅不

繼所忍救中書
下三省

畫武太守傳揚
等誅不

繼所忍救中書
下三省

畫武太守傳揚
等誅不

繼所忍救中書
下三省

畫武太守傳揚
等誅不

繼所忍救中書
下三省

畫武太守傳揚
等誅不

繼所忍救中書
下三省

三十五上

七十五

畫武太守傳揚
等誅不

繼所忍救中書
下三省

畫武太守傳揚
等誅不

繼所忍救中書
下三省

畫武太守傳揚
等誅不

繼所忍救中書
下三省

畫武太守傳揚
等誅不

繼所忍救中書
下三省

畫武太守傳揚
等誅不

繼所忍救中書
下三省

三十五上

七十五

振亡無一官書一曰晚駕欲一以竟祭之開因求案馬蹇
曰宜說之宜二公案之昭帝子以等皆立命皇太子早
辭之位以足言書事事成中占少三智德君此乃全計也
君且欲說今三主相解璫當自外表論之工開許諾因有
慧星出夫也奏之陰舊布新少微璫於是上言言陛下雖
為天子未事極書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
本年太歲之酉宜侍臣東官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
天書并呈魏獻文種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書監丞儀
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三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明
蔡劉秋之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在後侍中左僕射元道

遙侍中和士開罪狀令述奏之述懼不敢通其事頗泄
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璫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璫因
獨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
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亦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更
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其為表裏賣官鬻爵獄政以賄成天
下敢諍者為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為意臣
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亦乃誹謗我璫曰不敢誹謗陛下
取人文帝曰我以其險惡故收養之璫曰何不閉書振給
乃買取將入後宮平帝益怒以刀鏢築口鞭杖亂下將撲
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殺臣為降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璉又曰陛下有一范曾
不能用知如何帝又怒曰公自作范曾以我為項羽邪璉
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
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謂
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曾縱擬張良亦不能及張
良身傳太子猶因凶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人
竭力盡忠當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子孫宸扈於已
及子俱保休詐最令陛下何足可歎帝愈怒公以土塞其
口璉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一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
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璉雖
惡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教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
乃為深院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
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
之就除海州刺史其時時令管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慶
幸璉乃遺陸媪弟悉曇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
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璉
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媪言
於帝曰庶衣宜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公等獨在帝位者
實由祖世徵又有大功宜重報之幸徵心行雖薄奇略出
人緩急言六可馮故曰其雙言必無反意請改取問其謀計

帝從之入為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
之開死後仍說陸媪出彥深以玳為侍中在晉陽通密
請誅琅邪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過又靈太后之被幽也玳
欲以陸媪為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為太姬言之謂人
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方媪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
玳為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更加特進入文
林館摠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
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附築陸媪自任案行勢傾朝
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兒欲作何計
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動分兵馬趙令日與吾等參
一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軍語止恐謀他國家事又玳
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譏之聞上曰百升飛上天
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菴奏帝問玳玳證寔具又說
證云高山崩榭樹舉盲老公背上下人斧多事老丹不得
許玳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國同憂感勸之行証其多
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為穆提婆并公高
元海段士良密議之眾人未從因元海參軍封士讓啓告
元海段士良其族玳又附陸媪求為領軍後一詔詔須履
光石家派其族玳又附陸媪求為領軍後一詔詔須履
不取法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讓侯呂
文穆讓侯參事孝卿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且向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言珽與虜使士孝珩交結無
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諫并云與元海素
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諍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
卿尹平章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淮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
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略南營州錄事參
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
總知騎兵水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立亦令中要數
人扶持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乃春門向聖壽堂每同
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
政體漸壞珽惟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羨復欲增損政
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
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並依故事又欲
黜諸閣暨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為致安之方陸媪穆挺姿
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龔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
賂知其事連穆挺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弁及陸媪猶
恐後士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
侍中中領軍文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
丞陸媪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
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罷
而不問政日以益疎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

主蘭詣太姬問曰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
和上開道者微多才博學言為善人故舉之此來看之極
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詳出
憲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蓋不殺遂解琯侍中僕射出
為北徐州刺史琯求身分疎離長鸞積嫌於琯遣人推出
栢閣琯固求面見少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
於於朝堂天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
公直為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琯不閉城門守陴
百姓皆令下城靖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聽鳴吠賊無所
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賊空不設警備至若琯勿令大

鼓謀誼天賊衆大驚時走散後復結陣向城琯乘
白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旨
謂為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
而罷時提婆憐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
援琯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於州子君信
涉獵書史多請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
郎琯出亦自為發弟君信第君考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心有
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程讓因為李密所
得密甚禮之君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為王
世充所殺琯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

書有口辯兼解音律魏末為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
房度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
之秀盧元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與其中
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為時
所重公等中以經學為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
仕茲受任寄故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玆欲為奏官
茂乃逃去玆族弟崇儒涉學有辭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
位司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為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

石州長史

論曰表翻第兒可為一時才秀筆脩

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清思可謂載德
者焉思伯經明行修乃惟門素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
孝徵雋才雖多適足敗國叔鸞器懷清峻元景才幹知名
竝匡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

列傳第三十五

北史四十七

嘉靖十年刊

七下川傳

三十一

30
7

ORIENTAL
LIBRARY

三田村春一軒重美著

孝婦傳下輯多節早娘因妹難親親書卷元景不傳味

昔思思自野田下節以軒門素時望年翁繼用實白却

尋文學善見辭好安五制自立村之吹以深以行隨

